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海上花列傳 第二十五回 翻前事搶白更多情 約後期落紅誰解語

按：洪善卿等出店回話，知趙樸齋已送上航船，船錢亦經付訖。善卿還不甘心，又備細寫一封書信，與樸齋母親，囑他管束兒子，不許再到上海。令出店交信局寄去，善卿方了理自己店務。下午無事，正欲出門，適接一張條子，卻係莊荔甫請至西棋盤街聚秀堂陸秀林房喫酒的。當下向櫃上夥計，叮囑些說話，獨自出門北行。因天色尚早，坐把東洋車，令拉至四馬路中，先去東合興里張蕙貞、西蒼芳里沈小紅兩家，尋王蓮生談談。兩家都回說不在。善卿遂轉出畫錦里，至祥發呂宋票店，與胡竹山拱手，問陳小雲。竹山說：「來裏樓浪。」善卿即上樓來，陳小雲廝見讓坐。小雲問：「莊荔甫么二浪喫酒，阿曾來請耐？」善卿道：「陸秀林搭呀，晚歇搭耐一淘去。」小雲應諾。善卿問：「前轉莊荔甫有多花物事阿曾搭俚賣脫點？」小雲道：「就不過黎黎鴻揀仔幾樣。再有幾花，纔勿曾動。阿有啥主顧，耐也搭俚問聲看。」善卿應諾。須臾，詞窮意竭，相對無聊。兩人商量著，打個茶會，再去喫酒不遲。於是，聯步下樓，別了胡竹山，穿進夾牆弄弄，就近至同安里金巧珍家。

陳小雲領洪善卿徑到樓上房裏，金巧珍起身相迎。兩人坐定，巧珍問道：「西棋盤街有張票頭來請耐，阿是喫酒？」小雲道：「就是莊荔甫請倪兩家頭。」巧珍道：「莊個該節倒喫仔幾臺哉。」小雲道：「前轉莊個搭朋友代請，勿是俚喫酒。今夜頭常恐是燒路頭，勿是末宣卷。」巧珍道：「劃一，倪廿三也宣卷呀，耐也來喫酒哉晚。」小雲沉吟道：「喫酒是喫末哉，倘然耐再有客人喫酒末，我就晚一日，廿四喫也無啥。」巧珍道：「無撥呀。有仔客人末，倪也勿教耐喫酒哉？為仔無撥了，來裏說晚。」小雲故意笑道：「客人無撥末，教我喫酒；有仔客人，就挨勿著我哉。」巧珍聽說，要去擰小雲的嘴。礙著洪善卿，遂也笑了一笑道：「耐倒再要想扳差頭哉，陸裏一句閑話我說差嘎？耐是長客呀，宣卷勿擺臺面，阿要坍臺？生天耐繃繃倪場面，勿然為啥要做長客？倘然有仔喫酒個客人，耐喫勿喫，就隨耐便。耐是長客，隨便陸裏一日好喫個。我說個阿差？」小雲笑道：「耐勸發極哩，我勿曾說耐差晚。」巧珍道：「價末耐『挨得著』、『挨勿著』瞎說，真真火冒得來。」

洪善卿坐在一旁，祇是呵呵的笑。巧珍睃見道：「難末撥洪老爺要笑殺哉！四五年個老客人，再要瞎三話四，倒好像坎坎做起。」小雲道：「說說末笑笑，阿是蠻好？勿說仔，氣悶煞哉。」巧珍道：「啥人教耐勸說？耐說出來，就討人氣，倒說是笑話。耐看一樣洪老爺做個周雙珠，比仔耐再要長遠點，陸裏有一句打岔閑話？單有耐末，獨是多花說勿出描勿出神妖鬼怪。」善卿接著笑說道：「耐兩家頭來裏相罵，做啥拿我來尋開心？」巧珍也笑道：「洪老爺，耐勿曉得俚脾氣。看俚個人末，好像蠻好說閑話，勿好起來，故末叫討氣，有一轉俚來，碰著倪房間裏有客人，請俚對過房裏坐一歇。俚響也勿響就走。我問俚：『為啥要去嘎？』俚倒說得好，俚說：『耐有恩客來浪，我來做討厭人，勿高興。』」

小雲不等說完，又住笑道：「前幾年個閑話，再要說俚做啥？」巧珍睃了一眼，帶笑而嗔道：「耐末說過仔忘記脫哉。倪是勿忘記，纔要說出來撥洪老爺聽聽。洪老爺到該搭來末，總怠慢點。就不過聽兩句發松閑話，倒也無啥。」

小雲一時著急，又開兩手跑過去，一古腦兒擰住巧珍不依。巧珍發喊道：「做啥嘎？」娘姨阿海、大姐銀大，聞聲並至，小雲始放了手。巧珍掙開，反手摸摸頭髮，卻沉下臉喝小雲道：「搭我去坐來浪！」小雲做勢連說：「噢，噢。」倒退歸坐。阿海、銀大在傍齊聲道：「陳老爺一徑規規矩矩，今朝快活得來。」善卿點頭道：「我也一徑勿曾看見俚實概會噪。」

這一噪，不知不覺，早是上燈以後了。小雲的管家長福尋來，呈上莊荔甫催請票頭。善卿起身道：「倪去罷。」即時與小雲同行。金巧珍送至樓梯邊，說聲「就來叫」。小雲答應出門，吩咐長福道：「我同洪老爺一淘去。耐轉去喊車夫拉到西棋盤街來。」長福承命自去。

陳小雲、洪善卿比肩交臂，步履從容，迤邐過四馬路寶善街，方到西棋盤街聚秀堂。進門登樓，祇見房內先有兩客。洪善卿認得是吳松橋、張小村，惟與陳小雲各通姓名，然後大家隨意就坐。莊荔甫忙寫兩張催條交與楊家姆，道：「一面去催客，一面擺臺面。」

比及臺面擺好，催客的也日來報說：「阿仁里衛霞仙搭請客勿來浪，楊媛媛搭末就來。」洪善卿問：「阿是請姚季尊？」莊荔甫道：「勿是，我請老翟。」善卿道：「前日仔姚季尊夫人到衛霞仙搭去相罵，阿曉得？」荔甫駭異，忙問如何相罵。

善卿正要說時，適外場又報說：「莊大少爺朋友來。」荔甫急迎出去，眾人起立拱候。恰正是李鶴汀來了。大家曾經識面，不消問訊。莊荔甫即令楊家姆去問陸秀寶房裏請施大少爺過來。眾人見是年輕後生，面龐俊俏，衣衫華麗，手挈陸秀寶一同進房，都不知為何人。莊荔甫在旁代說，纔知姓施，號瑞生。略道渴慕，便請入席。莊荔甫請李鶴汀首座，次即施瑞生，其餘隨意坐定。

先是陸秀寶換了出局衣裳過來，坐在施瑞生背後。因見洪善卿，想起問道：「趙大少爺阿看見？」善卿道：「俚今朝轉去哉。」張小村接嘴道：「樸齋勿曾轉去。我坎坎四馬路還看見俚個哩。」善卿訝甚，卻不便問明。

施瑞生向莊荔甫道：「我也要問耐：『雙喜雙壽』個戒指陸裏去買嘎？」荔甫道：「就是龍瑞里，多煞來浪。」瑞生轉向陸秀林索取戒指看個樣式，仍即歸還。

吳松橋問李鶴汀：「兩日阿曾碰歌和？」鶴汀說：「勿曾。」松橋道：「晚歇阿高興碰？」鶴汀攢眉道：「無撥人晚。」松橋轉問陳小雲：「阿碰和？」小雲道：「倪碰和不過應酬人，無啥大輸贏。」松橋聽說默然。

當下金巧珍、周雙珠、楊媛媛、孫素蘭及馬桂生陸續齊集。馬桂生暗中將張小村袖口一拉，小村回過頭去。桂生張開折扇，遮住半面，和小村唧唧說話。小村祇點點頭，隨即起身至煙榻前，暗中點首，叫過吳松橋來，附耳說道：「桂生屋裏也來浪宣卷，教我去繃繃場面。耐搭鶴汀說一聲，晚歇搭俚碰場和。」松橋道：「再有啥人？」小村道：「無撥末就是陳小雲，阿好？」松橋沉吟一會，方道：「小雲常恐勿肯碰。我說桂生搭來浪宣卷末，耐也該應喫臺酒哉。耐索性翻臺過去喫酒，喫到實概模樣，難末說再碰場和，就容易哉。」小村亦沉吟道：「喫酒勿高興。桂生搭去喫，也無啥趨勢。」松橋道：「耐勿曉得！要喫酒，倒是么二浪喫個好；長三書裏信人，時髦勿過，就擺個雙臺也不過實概。像桂生搭，耐應酬仔一臺酒，連浪再碰場和，俚哋阿要巴結？」小村道：「價末耐去喫仔罷。我貼耐兩塊下腳末哉。」松橋道：「耐做個相好，我阿好去喫酒？要末碰起和來，我贏仔我也出一半。」小村想了一想，便起身拱手，向諸位說明翻臺緣故，務請賞光。眾人都說奉擾不當。馬桂生不勝之喜，即令娘姨回家收拾起來。

這裏眾人挨肩豁拳。先是莊荔甫打個通關，各敬三拳，藉申主誼，然後請諸位行令。李鶴汀量淺拳疏，拱手求免。施瑞生正和陸秀寶鬼混，意不在酒。張小村因要翻臺，不敢先醉，和吳松橋商議合伙擺莊，不過點景而已。惟陳小雲、洪善卿兩人興致如常，熱鬧一會，金巧珍、周雙珠各代了兩杯酒，同楊媛媛、孫素蘭一哄而散。陸秀寶也脫去出局衣裳，重來酬應。張小村乃教馬桂生：「先去擺起臺面來。」桂生堅囑：「就請過來。」桂生去後，隨即散席。

陸秀寶早拉施瑞生翹過間壁自己房裏。捺瑞生橫躺在煙榻上。秀寶爬在身邊，低聲問道：「阿是再要去喫酒哩？」瑞生道：「俚哋要翻臺，我勿高興去。」秀寶道：「一淘喫酒末，生來一淘翻臺，獨是耐勿去勿好個。」瑞生道：「不過少叫仔個局，無啥勿好。」秀寶冷笑道：「耐叫袁三寶三塊洋錢一個局，連浪叫仔幾花？挨著倪末，就算省哉。」瑞生道：「袁三寶是清信人，陸裏有三塊洋錢？」秀寶道：「起初是清信人，耐去做仔末，就勿清哉晚。」瑞生呵呵笑道：「耐來裏說自家。我就不過一個陸秀寶，故末起初是清信人，我一做仔就勿清哉。」

秀寶嘻嘻笑笑，一手伸進瑞生袖口，揣捏臂膊。瑞生趁勢攔住，正要摸下，偏值不做美的楊家姆進房傳說：「張大少爺請過去。」瑞生坐起身來，被秀寶推倒道：「啥要緊嘎？讓俚哋先去末哉。」瑞生祇得回說：「請張大少爺先去。停停歇歇來。」楊家

姆笑應自去。

瑞生，秀寶摟在一處，卻悄悄的側耳靜聽。聽得間壁房裏張小村得了楊家姆回話，便道：「價末倪去罷。」李鶴汀、陳小雲因有車轎前行，張小村引著洪善脚、吳松橋及主人莊荔甫，一路說笑，款步下樓。瑞生向秀寶附耳說道：「纔去哉。」秀寶佯嘆道：「去仔末那價嘎？」

一語未了，不意陸秀林送客回來，偏也窺到秀寶房裏。秀寶已自動情，恨得咬咬牙，把瑞生狠命推開兩腳一蹬，咕咚咚一陣響，跑到梳妝臺前照著洋鏡，整理鬢髻。秀林向瑞生道：「張大少爺教倪搭耐說一聲，來裏慶雲里第三家，常恐耐勿認得。」瑞生嘴裏連說：「曉得哉，曉得哉。」兩眼只斜睨著秀寶。秀林回頭見秀寶滿面通紅，更不多言，急忙退出。

瑞生歪在煙榻上，暗暗招手，低聲喚秀寶道：「來哩。」秀寶眼光向瑞生一瞟，卻蹣蹣腳使氣作答道：「勿來！」瑞生猛喫一驚，盤膝坐起，手拍腿膀，央說道：「勳，我替耐阿姐磕個頭，看我面浪，勳勳氣。」秀寶聽說要笑，又忍住了，撇起一張小嘴，趑趄著小腳兒，左扭右扭，欲前不前。還離煙榻有三四步遠，款地奮身一撲，直撲上來。瑞生擋不住，仰叉躺下。秀寶一個頭鑽緊在瑞生懷裏，復渾身壓住，使瑞生動彈不得，任憑瑞生千呼萬喚，再也不抬起來。瑞生沒奈何，騰出右手，慢慢從腰下摸進去，忽摸著肚帶結頭，想要拉動。秀寶覺著，「唉」的大喊一聲，好像《水滸傳》樂和吹的「鐵叫子」一般，一面捏牢瑞生的手，抬起頭來，與瑞生四眼睜睜相對。瑞生悄問道：「耐為啥再要強嘎？」接連問了幾遍，終不答話。

好一會，秀寶始喃喃說道：「耐要去喫酒哩呀。晚歇喫仔酒早點來，阿好？」瑞生道：「故歇也空來裏，為啥定歸要晚歇嘎？」秀寶見問得緊，要說又說不出口，祇將手指指自己胸膛。瑞生仍屬不解。秀寶急了，撒手起身，攢眉道：「耐個人啥說勿明白個嘎！」瑞生想了想，沒奈何嘆口氣，咕嚕道：「咳，故歇就饒仔耐末哉，晚歇耐再要強末，辦耐個生活。」秀寶把嘴一披道：「耐阿有幾花本事？」瑞生笑道：「我也無啥本事，不過要耐死。」秀寶道：「噢唷，閑話倒說得蠻像，勳晚歇討氣。」瑞生道：「價末故歇先試試看哪。」秀寶見說，慌忙走開。瑞生沉下臉道：「碰也勿曾碰著，就逃走哉。耐個小娘件也少有出見個！」

秀寶正要回嘴，祇聽得外場喊「楊家姆」，說：「請客叫局一淘來海。」秀寶便道：「來請耐哉。」楊家姆送進票頭，果然是張小村的。秀寶問：「阿是說就來？」瑞生道：「耐勳我末，我生來去哉。」秀寶大聲道：「啥嘎，耐個人末……」說到半句，卻又咽住。楊家姆在傍幫著憨笑一陣，竟自作主張，喊下去道：「請客就來。」瑞生也不理會。

秀室自去收拾一回，見瑞生依然高臥，因問道：「耐喫酒阿去嘎？」瑞生冷冷的道：「我勿去哉，空心湯團，喫飽來裏，喫勿落哉。」秀寶登時跳起身，兩腳在樓板上著實一蹣，祇掙出一字道：「咳！」於是重復爬上煙榻，向瑞生耳邊悄悄說了些話。瑞生方纔大悟，道：「價末耐為啥勿早說哩？」秀寶也不置辯，仍即走開。

瑞生立起來，抖抖衣裳要走，卻向秀寶道：「我也搭耐老實說仔罷，今朝耐勿曾舒齊末，我就明朝來。故歇去喫仔酒，我要轉去哉。」秀寶瞪目反問道：「耐來裏說啥？」瑞生陪笑道：「勿呀，我搭耐商量呀，明朝我定歸來末哉。」秀寶嘆道：「啥人說教耐明朝來？耐要轉去，去罷！」瑞生不暇分說，回過頭去也把腳一蹣，「咳」了一聲，引得楊家姆都笑起來。

瑞生轉身，先行告罪。隨取出局衣裳，涎皮涎臉的親替秀寶披在身上。秀寶假做不理，約同秀林徑自下樓。瑞生跟至門首，看著秀林、秀寶登轎，方與楊家姆在後步行。往西轉彎，剛窺過景星銀樓，忽然，劈面來了一個年輕娘姨，拉住楊家姆，叫聲好婆，說：「慢點哩。」

施瑞生因前面轎子走得遠了，不及等楊家姆，急急跟去。比至慶雲里，見那兩肩轎子早停在馬桂生家門首，找尋楊家姆。瑞生乃說被個娘姨拉住之故。陸秀林生氣，竟自下轎進門。瑞生問秀寶：「阿要我來攙耐？」秀寶忙道：「勳，耐先進去哩。」瑞生始隨秀林都到馬桂生房中。眾人先已入席，虛左以待。施瑞生不便再讓，勉強首座。

等夠多時，楊家姆纔攙陸秀寶進來。陸秀林一見，嘆道：「耐阿有點清頭嘎，跟局跟到仔陸裏去哉？」楊家姆含笑分說道：「俚咻小乾件碰著仔一點點事體，嚇得來要死。我說勳緊個，俚咻勿相信，再要教我去哩。」秀林還要埋冤，施瑞生插嘴問道：「碰著仔啥事體？」楊家姆當下慢慢的訴說出來，請諸位洗耳聽者。

第二十五回終。